

東西方書籍的裝幀

陳大川

(樹火紀念紙博物館，本會會員)

壹、古文書載體

古籍圖文載體，歐洲用臘板，兩河流域用泥板，埃及用埃及草紙；又稱芭茛草紙(Papyrus)，近東用羊皮紙(Parchment)，印度用棕櫚樹葉柄製成的貝多落紙(Pattra)，中國則用縑帛、竹、木簡。公元 105 年蔡倫發明造紙法後，2-4 世紀為簡、紙兼用，4 世紀以後則完全使用植物纖維製的紙。

公元 751 年，中國造紙技術西傳。9 世紀時中亞及近東已使用中國式的紙，而價貴量少的羊皮紙僅供宗教及皇族使用。印度南部及東南亞仍以貝多落紙為主。10 世紀以後，埃及芭茛草紙絕跡，西歐乃逐漸使用中亞製造的中國式紙張。

貳、東方裝幀變化最大

芭茛草紙、羊皮紙、及竹、木簡，展閱及收藏時用卷子(Roller)。中國的縑帛及紙亦用卷子，但加裝一只軸心，稱為卷軸裝(Scroll roller binding)，始行於南北朝(420-589)，並外包「帙套」以利保護儲藏。

唐朝初年流行小幅詩牋，或將大幅紙裁切成單張「葉子」，書寫後再錯開貼於長紙卷上，可逐頁翻閱，捲起收藏時外觀亦如卷軸，稱為旋風裝(Whirl wind binding)。後被其他裝訂法代替，此種裝幀為時甚短。

印度的貝多落經本，為寬約 5 公分、長約 30 公分之窄片，分別在中部錐鑿出二小孔，用線穿過以免散失。棕櫚樹產於印度南部，多用於印度教及小乘佛教經典。中國唐朝以後至五代，西藏已知造紙術，乃仿照貝多落經原理，用狹長竹簾抄成寬約 8 公分、長 40 公分的厚紙片，以藏文寫經，至今猶存。一部經文完成後用木片夾住，再用繩捆紮，稱為梵夾裝(Sutra binding)。貝多落被紙取代，但裝幀法未變。

梵夾裝只適用於藏經，但易失散。唐朝中葉造紙技術進步，紙張尺幅加大，乃將較寬的長幅紙連續書寫後，反覆摺疊為小幅，前後頁糊在木夾板上，為梵夾裝之改良型，稱為經摺裝(Pleated leaf binding)。此法可將長條紙再接長，使書寫不至間斷，又因紙幅較寬(又稱「高」，對橫長卷而言)，更適合中國式直行書寫。

雕板印刷術發明，木板尺寸受限制，只能單張單面印刷，將有字的一面向內摺疊，各頁順序撞齊，在摺頁的一邊用糊粘牢，厚紙包封，切齊另三面不整齊部份，稱為蝴蝶裝(Butterfly binding)，始於五代，盛於宋初，開啓冊頁裝的新時代。但其缺點，在閱讀時翻頁，前有文字次頁空白，需再翻一頁始可續閱。但是，如果將空白紙張如此裝訂後，再在紙頁正反兩面抄寫書文，前後可一貫，就能免去這種缺點。

印刷術進入活字時代，大部頭成套書籍使用蝴蝶裝便不適宜，乃在製版時，將版的中央部份多留空行，加刻頁碼，印成裝幀時以此為中線向外摺疊，將空白面摺在有字頁背後，如此，翻頁閱讀時前後貫通，使冊頁更為完善，稱為包背裝(Wrapped back binding)。

冊頁組合為書後，不論用漿糊黏牢，或「打紙釘」約束各頁，久必鬆脫，對書籍保存甚為不利，於是有線裝(Stitched binding)書的改進，在明朝時最為盛行。

參、書籍精裝，西方為先

西方的古籍中，早在公元 3000 年前，埃及草紙已用為圖文載體，一直使用到公元 10 世紀，被中國紙完全代替為止，幾乎全為卷子，未見冊頁。

土耳其等近東一帶，最通用的為羊皮紙，公元前 400 年間，均為卷子，到公元後 4 世紀時，才見有單張摺疊的文件，沒有裝訂，因保存及傳遞較卷子方便，乃成為羊皮紙冊頁的原始。

四世紀以後的卷子，基督教聖經，有在卷子兩端加一套子，一端較長，可用手把持，使手不接觸經卷。

五世紀時，將對摺的單張累集為一冊，用線縫在一起，外用粗羊皮包裝，與中國式的包背裝近似。5 世紀以後至 11 世紀，拜占庭帝國時，包背裝內頁裝訂法更加牢固，書籍前後封面，也變得更為豪華。內頁用小羊羔皮，封面多用老羊皮或犢牛皮，成為硬皮封面，上面塗色壓光外，更將寶石、金、玉、瑪瑙等貴重物品加捶鑲嵌，或壓印為稀有的動植物圖案。此類精裝書，大多數供基督教聖經抄錄及樂譜之用。如此高貴華麗的典籍，乃成信仰、技藝、及愛的綜合體。

八世紀時，英國與拜占庭合作，再加改善，從此精裝書籍乃流行於歐洲。印刷術發明後，歐洲各國已多能自行抄製中國式的紙，因此，文學、哲學等宗教以外的書籍大量問世，1476 年 William Caxton 乃擴大將印刷與裝幀在倫敦首次商業化的製作銷售。書面設計更見多彩多姿。

東方的包背裝始於南宋(1127-1279)，線裝盛於 17 世紀的明代，而包背硬封面的精裝書，則是清末民初的事。由此看出西方的精裝書裝幀，比東方早出現約一千年。

